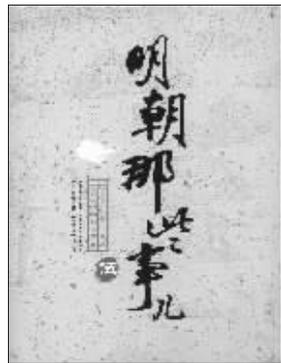


退休一年多的高拱又回到朝廷



当年明月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嘉靖驾崩后，徐阶和张居正一起起草了嘉靖遗诏。朱载堉继位后，开始他不哼不哈的皇帝生涯，这急坏了那一帮大臣们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找皇帝的麻烦。就拿詹仰庇大人来说，他居然给这位老实皇帝连参三本，皇帝不怒，宦官们怒了，团结起来把詹大人赶出了京城。

历史小说

虽说上次投机不成，没有搞掉高拱，反而结了仇，但胡应嘉没有辞职，更不退休，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，很快，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，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——京察。顾名思义，京察就是京城检察，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(含五品)，按此范围，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(知府正五品)。

当然，也包括京城的京官。这次京察，除地方官外，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、给事中都下了课，乖乖地回了家，朝野一片哗然，敢闹事的却不多。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，他虽然没有入阁，却比大学士还狠——杨博。

说来惭愧，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，而且老而弥坚，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，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。想想倒也是，现在的内阁成员中，除了徐阶外，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地行礼，谁还敢动他？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，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，反正豁出去了，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，他上书弹劾了杨博。当然，弹劾也是有理由的，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，撤掉了许多官员，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——山西人。而“凑巧”的是，杨博就是山西人。

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，一定要摒弃，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。但文书送上去后，杨博还没作出反应，内阁就先动手了。具体来说，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，他握着胡应嘉的那封奏疏，大声

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，回家当老百姓。

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，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，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。

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，而作为给事中，也是要参与其中的，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，却一言不发，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，你早干吗去了？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，他辞严厉色，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，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，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，跟着嚷起来，要严惩胡应嘉。像徐阶这种老江湖，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，所以他腰一弯，就势打了一个滚：“那好吧，我也同意。”

事实说明，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处罚令下达之日，就是他倒霉之时。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，高拱就没消停过，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：胡应嘉替我们说话，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，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！

就这样，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。高拱走了，最伤心的人是皇帝，但他也无能为力，因为他说了不算。

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，隆庆被他抓在手里，动弹不得，皇帝说：中秋节到了，咱们摆个宴席，庆祝一下。徐阶说：铺张浪费，你不要办了。皇帝说：那好，我听你的。不久之后，皇帝又说：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，想要出去转转。徐阶真是直爽人，说了一大堆话，概括起来两个字：不行。隆庆终于出离愤怒

了，我爹还不这么管我呢！你凭什么！？一气之下，他毅然收拾行李，还是去了。

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，但长此以往，怎么得了？高拱又走了，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，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，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徐阶放弃了首辅的位置，打好包裹，准备回松江老家。

徐阶这一辈子，被人整过，也整过人，干过好事，也干过坏事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，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，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，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，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，我想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在为国效力的同时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，奋发图强地斗，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，也该歇歇了。

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申请，且唯恐他反悔，当即公布天下，但徐阶却并不在意，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，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，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。张居正，我相信，你会比我做得更好。除了张居正外，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，他认为，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。这个走运的人，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，自打从牢里放出来，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，先是官复原职，很快就升了官，当了大理

寺丞(正五品)，专管审案，也算发挥特长。不久之后，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金都御史(正四品)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员。

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，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，微笑着离开了这里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、仇恨、喜悦和宽慰的地方。隆庆二年(1568年)十一月，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，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，和他离弃多年的家。

隆庆三年(1569年)，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，说有人来拜会他。作为朝廷前任首辅，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，为省事起见，但凡遇到这种情况，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。但这一次，是个例外，仆人告诉他，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，却比官还牛，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，且口气极大，极其嚣张。于是徐阶也好奇了，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。

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，自称姓邵，别号“大侠”，没有官职，没有身份。然而他进来之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。他说的这句话是：我能帮助你再当首辅，你愿意吗？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，便大笑了起来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不停地笑，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，遇到过无数怪事、怪人，但眼前此情此景，实在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，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

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，在他看来，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。但他并没有注意到，在他放声大笑之时，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，在他的眼中，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，失望以及仇恨。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，他立刻调转了方向，前往另一个地方——河南，在那里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，并兑现自己的诺言。

十几天后，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，也听到了他的承诺，但与徐阶不同的是，他相信了眼前这位神秘访客。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。

隆庆三年(1569年)十二月，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，高拱又回来了，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。听说高拱回来了，隆庆十分高兴，亲自接见他，并刻意叮嘱他好好工作，天天向上。说是这样说，但毕竟人走了一年，原先在内阁排老四，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。朝廷的规矩，就算天王老子，也不能插队！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，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，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。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，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——吏部尚书。

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，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，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，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。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

顶顶催眠小枝后知道了她的复杂身份



蔡骏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开始不断地死去。他们一直在寻找逃离的通道，但却一次次失败。

[上期回放]

不知不觉，童建国、杨谋、林君如、伊莲娜和玉灵来到了蝴蝶公墓，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失踪的小枝。然而，就在遇见小枝后，杨谋又离奇地死了。悲伤中，大家离开蝴蝶公墓回到别墅，却发现小枝再次失踪了。在大家离开的这段时间，顶顶读完了《马潜龙传》，从中得知：南明城的缔造者就是马潜龙。

悬疑小说

21:20。沉睡的别墅，底楼客厅。

突然，院门外响起沉闷的敲门声。“是我！叶萧！”果然是叶萧的声音，童建国又惊喜地打开铁门，只见一对男女互相搀扶在月光下，是叶萧和小枝。相比黄昏时分在蝴蝶公墓，小枝显得更加美艳动人，浑身散发着诱惑的气味，五十七岁的童建国也痴痴地站住了。叶萧也显得英姿勃发，带着沉睡之城的公主，旁若无人地闯入客厅。

伊莲娜第一个霍地站起来，颤抖着喊道：“YOU！”其他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仿佛蝴蝶公墓中的鬼魅人再现，正目光高傲步履轻盈地前来赴宴。此刻的小枝，已与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小枝，彻彻底底地判若两人了！现在的这个小枝，却分明是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的洛丽塔，脸颊红润唇色艳丽，甚至带有几分哥特与朋克，大胆野性欲望蓬勃，目光扫过之地花朵枯萎，眼神直指之处月光羞涩。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叶萧，居然情侣似的带着她，两人的双臂交缠在一起，丝毫不在意他人鄙夷的目光。

玉灵走到他们跟前，把黄昏时分在蝴蝶公墓大家见到的离奇景象，以及杨谋的意外死亡，全都原原本本告诉了叶萧。全部听完以后，叶萧低头喃喃自语：“鬼美人？”

接着，顶顶来到客厅，经过大家的同意，她把顶顶带到了阁楼上。她要利用几年前跟随一个印度大师学习催眠术催眠小枝。顶顶嘴里念出一长串的音节，叶萧却一个字都听

不懂，原来这就是古印度的梵文，如同咒语灌输到小枝的大脑。随着烛光的晃动，顶顶那锐利的眼神，像在泥土中埋藏了千年的神像，突然放出骇人的电光——这里就是罗刹之国，一个微型的曼荼罗“坛城”，一个意念想象中的小宇宙，从时间的起点到终点，从空间的源头到尽头，紧紧将他们三个人包围，带往另一个世界。小枝已然被完全控制了，就连叶萧也暂时忘了自己，目光随着烛火而颤簸。

顶顶用柔和的口气对小枝说：“你究竟姓什么？”“阿鲁特。”

“你不是荒村的欧阳小枝吗？”“荒村的欧阳小枝，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其实我更早的名字叫阿鲁特小枝。我是中国人，我出生在清朝咸丰年间的北京，我的父亲是蒙古族阿鲁特氏，他是蒙古正蓝旗人，他的汉文名字叫崇绮，曾经做过清朝的吏部尚书。我的父亲虔诚地信仰佛教，在我十岁时派人到南洋暹罗国，请了一位大师来做我的老师。这位大师有起死回生之术，据说曾让被埋入地下数年的人复活。我跟他学习各种知识长达五年，他常和我说起他过去的经历。他作为苦行僧浪迹于南洋印度等地，漫游在广阔的森林中，与大象野牛鳄鱼为伴，在墓地中过夜与亡灵对话。但他做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找到了传说中的罗刹之国！”

“还有呢？”“五年之后，大师突然圆寂，当被送到寺庙准备火化时，遗体却已神秘消失了。没过两年，同治皇帝

筹备大婚，我也被送入宫中候选。当时两宫皇太后共同执政，西宫就是著名的慈禧太后，她选中了富察氏之女，而东宫慈安太后则选中了我。那年皇帝只有十几岁，没看中自己母亲挑选的富察氏，却偏偏相中了比他大两岁的我。虽然慈禧太后非常生气，但在东宫太后支持下，我还是被册封为皇后。”

“你是说——你做了清朝同治帝的皇后？”顶顶终于也受不了了，被迫还要再确认一遍。

“是的！”小枝的回答是一定确定以及肯定，“隆重的皇帝大婚礼典之后，我与少年的皇帝非常恩爱，就像一对年轻的恋人。皇帝甚至有些疏远了亲生母亲，这让慈禧太后更加嫉恨。她多次刁难我，以种种理由给我惩罚，更受到慈禧太后的欺凌。她认为我这个不中意的媳妇克死了她唯一的儿子。在遭到百般虐待之后我自杀了，方式是最小巧的吞金。”

小枝说完顿了顿片刻，忽然仰头吟出了一首诗：“回头六十八年中，竟往空谈爱与忠。土已封皇帝顶，前星欲祝紫微宫。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如同孤魂思恋所，五更风雨雨门东。”这首诗如此悲凉凄惨，宛如有孤魂从眼前飘过，顶顶听之不动

容：“是你写的吗？”

“不，这是当时的一位清朝官员，被我的悲惨命运所感动，死前留下的绝命诗。”小枝睁开眼睛苦笑了一声，“其实，我死后的命运要比这首诗更凄惨。我在清东陵地下躺了几十年，我的丈夫同治皇帝早已变成一堆枯骨，我的身体却仍然保持鲜亮，仿佛刚刚睡着了一样，其实并没有人给我做过防腐处理。而我的灵魂依旧锁在体内无法逃出，仿佛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永远沉睡在这冰冷的坟墓中。”

这段话又让叶萧心里一抖，仿佛在听吸血鬼的哭诉。而小枝更为投入地回忆下去：“外面的时代在不断前进，坟墓中的我却一无所知，不知道大清王朝已然灭亡，也不知道中国与日本打了一仗，直到最终强行把我与皇帝分开。少不经事的皇帝，在太监鼓动下出宫去寻花问柳，结果染上花柳病葬送了性命，死时还不到二十岁。同治皇帝驾崩之后，我夜夜以泪洗面，更受到慈禧太后的欺凌。她认为我这个不中意的媳妇克死了她唯一的儿子。在遭到百般虐待之后我自杀了，方式是微小巧的吞金。”

小枝说完顿了顿片刻，忽然仰头吟出了一首诗：“回头六十八年中，竟往空谈爱与忠。土已封皇帝顶，前星欲祝紫微宫。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如同孤魂思恋所，五更风雨雨门东。”这首诗如此悲凉凄惨，宛如有孤魂从眼前飘过，顶顶听之不动

容：“是你写的吗？”“不，这是当时的一位清朝官员，被我的悲惨命运所感动，死前留下的绝命诗。”小枝睁开眼睛苦笑了一声，“其实，我死后的命运要比这首诗更凄惨。我在清东陵地下躺了几十年，我的丈夫同治皇帝早已变成一堆枯骨，我的身体却仍然保持鲜亮，仿佛刚刚睡着了一样，其实并没有人给我做过防腐处理。而我的灵魂依旧锁在体内无法逃出，仿佛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永远沉睡在这冰冷的坟墓中。”这段话又让叶萧心里一抖，仿佛在听吸血鬼的哭诉。而小枝更为投入地回忆下去：“外面的时代在不断前进，坟墓中的我却一无所知，不知道大清王朝已然灭亡，也不知道中国与日本打了一仗，直到最终强行把我与皇帝分开。少不经事的皇帝，在太监鼓动下出宫去寻花问柳，结果染上花柳病葬送了性命，死时还不到二十岁。同治皇帝驾崩之后，我夜夜以泪洗面，更受到慈禧太后的欺凌。她认为我这个不中意的媳妇克死了她唯一的儿子。在遭到百般虐待之后我自杀了，方式是微小巧的吞金。”小枝说完顿了顿片刻，忽然仰头吟出了一首诗：“回头六十八年中，竟往空谈爱与忠。土已封皇帝顶，前星欲祝紫微宫。相逢老辈寥寥甚，到处先生好好同。如同孤魂思恋所，五更风雨雨门东。”这首诗如此悲凉凄惨，宛如有孤魂从眼前飘过，顶顶听之不动

坟墓冰凉的地砖上。她哭得那样凄惨，泪水涟涟惹人心碎，叶萧情不自禁地将她搂在怀中，“别哭了，没有人再会伤害你了。”

“还没有结束呢！不久，另一伙盗墓贼又闯入了地宫，他们发现金银财宝都被盗光了，便丧心病狂地剖开了我的肚子！”

“是一群变态狂吗？”

“不，他们是想找六十年前，我殉情自杀时吞下的一点点金子！我感受不到身体的痛苦，心底却无比屈辱，老天为什么不让我真正死去呢——虽然六十多年前我就已经死了，此刻却是死不如生，死不如死！几天后，第三批强盗闯入地宫，发现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，长发披散宛如生人，肚子被剖开，肠子流了一地，却没有任何痛苦表情。”

叶萧已经无法承受了，虽然听起来这个故事如此耳熟，“别！别说了！”可小枝仍然流着眼泪说下去：“后来，我被人从地宫中抱走，我的灵魂也逐渐失去知觉，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解脱时，却出生在荒村的一户人家，变成欧阳家的小女儿。”

小枝的大眼睛动了动，泪水也渐渐干涸，叶萧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泪痕。“喵呜！”某处突然响起一阵尖利的猫叫，顶顶握着蜡烛的手微微一颤，烛火在地上随之熄灭。阁楼里恢复了漆黑，幸好月光又出来了，微弱的光线射入天窗，叶萧紧紧抓住了小枝。催眠结束了。